

求 福 齋
叢 話

衡陽何海鳴先生撰述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第一集

未
幸
福
齊

未
言

壬戌秋七月
馮白題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卅日出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卅日發行

求幸福齋叢話（第一集）

（每集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衡陽何海鳴

發行者 上海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大東書局

此書有作權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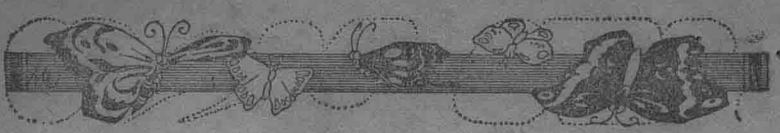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東書局



著者何海鳴先生小影



求幸福齋叢話

第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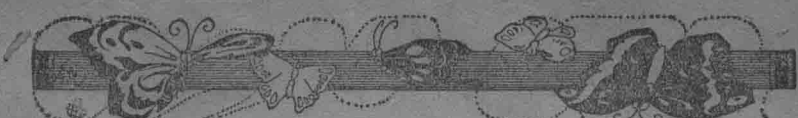
衡陽

何海鳴

著

嚴範孫先生近作咏吳三桂詩有句云。太息人心不如古。更無一怒爲傾城。與拙著求幸福齋隨筆前集論吳三桂陳圓圓一段。頗同意義。昔者羅馬大將鶯吞禮。率師百萬。遇埃及女王格羅巴亞。江上錦帆。遽成鴛侶。是可見自古英雄。無不顛倒帖伏于美人裙下。而女子魔力。亦誠足以操縱英雄。玩之股掌。蓋好色出自天性。人無能免者。晚近世風日下。人漸不能解情愛。求一如吳三桂之英雄。及其衝冠一怒之天性。亦不可得。此嚴先生之所以長太息也。

求幸福齋隨筆前集。於民國五年梓行。後即閣筆。八年春。主北京又新日報。



與顧紅葉王小隱屈孤鴻蘇寄生諸子。日事冶游。於報端闢一欄曰佳人佳話。每有所感。即信筆書之。自署曰佳人。前錄範孫先生句。即佳人佳話之一則也。後又識林曼容詞史及鼓孃劉翠仙等。編岷社志一卷。本思列入隨筆次集中。後徇周瘦鵬兄之請。復易名曰求幸福齋叢話。以吾與紅葉訂交之書爲其楔子。

紅葉與吾書曰。金陵一役。久仰盛名。借我湖山。攬君懷抱。豪情逸興。想可知也。又讀大著縱橫頑豔。兩極其奇。英雄名士。尤爲兼之。輒上五詩。藉當贊見。往聞之本師蘄春黃君。述在東時。汪洋恣肆。近晤蘇子寄生。亦屢稱倜儻恢宏。德盈乎譽。能副其實。恨不十年。荊州早謁。日前偶以小詞轉陳。輒蒙登錄。知己之感。愧荷尤深。晚近世風日下。稍矜一藝。便已名家。經文緯武。如吾君乃復沖懷謙抑。此其相去。何啻霄壤。倘肯賜尺階。俾得晉接。便當搢衣罄其積愫矣。



吾復紅葉書曰。辱賜書。不勝慚感。惟相慕之情。則亦復相同也。君與僕俱喜讀龔詩。中年才子。垂暮英雄。不住溫柔。便耽絲竹。是吾人結習類似處。阿香之事。度蘇子已爲君言之。僕更聞君甚眷韓郎。挖揚風雅。尤所傾倒。僕則江流日下。喜聽香廠高樓中。劉翠仙鼓兒詞。以自慰藉。下里之音。曷能與雅樂並論。此亦徒見僕嗜痴之妄耳。但鼓詞雖弗佳。而劉伶豪情勝概。的是天下第一奇女子。愛才如君。不可不一見。得暇當倩蘇子相邀。同往觀聽。並訂吾人之交誼。如何如何。

書中所云韓郎。即崑曲名家韓世昌。字君青。阿香則妓也。劉翠仙爲天橋鼓孃。時方獻藝于新世界。紅葉見之。即作翠仙曲咏我。曲曰。美人清妙疑飛仙。歌哭無端擬昔賢。一生愛好惟天然。不屑弄姿着意妍。前身合住大羅天。餐玉吞霞抱月眠。亦或吹笙海雲邊。華鬢色相冠萬千。偶度新聲字字圓。奇思湧出似奔泉。激湍跳珠媚碧漣。又如大海吸長川。浩浩莽莽渾無邊。又如百

丈上瀨船。明是左盤復右旋。聽者搖搖心旌懸。兔起鶻落復變遷。忽然得魚忘筌。忽然蚊虻撲緣。豈但諸子百家腹便便。佛參解脫禪。詩誦三百篇。法力賴周宣。微言藉郵傳。信口脫出不須編。有時說到伯牙絃。有時說到茂陵田。墨翟造飛鳶。薛濤製吟箋。步非煙。馮小憐。柳樹三眠。竹林七賢。吹簫伍員。泛槎張騫。前自太極前。上下五千年。種種色色能鉤穿。笑則聳香肩。兒女喁喁離別筵。怒則狀控弦。將軍馳馬出幽燕。十萬貔貅闔外專。咤叱風雷撼坤乾。慷慨淋漓寧讓畫工秋毫巔。聆之直將百慮蠲。而况情致纏綿。芙蓉秋水共澄鮮。富貴於我何有焉。何郎直欲爲執鞭。顧生從此不復顛。請製新詞付嬋娟。

劉翠仙小傳。僕塵君作傳曰。翠仙。劉姓。京都人。骨秀神清。及笄未字。生十齡。父令習歌舞。明慧罔不通曉。尤工大鼓書。嘗貢藝天橋及新世界。有所入。則



以瞻父母。畜弟妹。未嘗自私。當其陳鐘按鼓。緩聲高歌。可墮飛鳥而遏行雲。識者至比吳歊蔡謳。顧性閑靜。不投時好。新世界者。京師新闢之商場。飲食男女大欲之所在。侈於天橋遠甚。達官學士。輒廢職務。挈妻子。衣服麗都。游燕其間。而姣童游女。亦姘容修態。雜珮垂互。相與臂接肩摩。目挑心與。窮晝夜罔有懈。翠仙衣。敝衣。謝芳澤。時至而來。曲終而去。曾不肯斯須駐芳躅。令好事者有所評騭。又不輕與儕輩娛密坐。接歡欣。以故激賞者在彼。不在此。有挽其少貶節概者。則應之曰。余良家子。遭時多故。生計日艱。今藉是博升斗。爲吾親壽。已大違素願。又從而難之。奚爲者。因自號燕貞。蓋以明其志云。

吾識翠仙。在民國六年丁未六月。時翠仙髻齡纔十四五耳。應予生辰堂會之召。奏藝吾家。日間追逐班行。碌碌無所長。惟雙瞳間英光四射。予獨寄之。至夕。賓客漸散。二三知友。就蘆棚下納涼。請翠仙歌。翠仙揚蛾振袂。引吭高



唱一闋既終。衆大贊賞。予猶心醉不已。乃微詢其身世。并留後約。往天橋落子館。再聆其曲。其時天橋落子。僻處草萊。爲京塵士夫所弗重。龍陽才子易哭庵。眷鼓孃馮鳳喜。嘗一涉足。都人引爲異談。予曾一度託訪翠仙。適赴堂會。未遇而反。翌年。香廠新世界成立。大鼓場中。翠仙在焉。其藝亦大進。歌烏龍院戰長沙。游武廟。蜈蚣嶺。長板坡。諸闋。有聲有色。予幾不識之。詢諸側坐。始知爲翠仙也。不意半年來。玉立亭亭。長成如許。復聞側座言。翠仙成名。實在丁未。孟冬。同樂園籌賑義務會串之日。其名曲則長板坡也。技藝精進。世無倫匹。英奇之氣。甲于同儕。循例大鼓說書。除鼓板單弦外。尙有銅胡琴。所以助其悠韻。翠仙獨屏銅胡琴。毋用。其歌如長江流水。一瀉千里。有時曲折驚人。殆不可捉摸。且聚精會神。善于作態。與大鼓名家劉寶全不相上下。視馮鳳喜輩。直糟粕耳。吾日夕往聆。傾慕至深。然但相與目成。無一語也。七年戊申。吾有事南歸。八月返京。翠仙已不在新世界。便往訪于天橋。亦不見。良

用悵惘未幾。新世界鑒于營業衰頹。乃重聘翠仙。其第一日所奏曲。爲伯牙聽琴。音節漸趨平淡。銅胡琴亦復加入一段快三眼二簧。乃改爲三眼反二簧。蒼涼雄壯。兼而有之。吾曾咏以七絕四首。詩曰。重逢慷慨登壇日。是我沉吟短氣時。世事蹉跎成白首。女兒顧盼傲鬚眉。夙聞抗健神奇曲。忽奏蒼涼惻楚詞。不信小姑亦平淡。高歌橫涕助人悲。劉郎英氣垂垂盡。香草閒情脉脉思。今日振頑有奇藥。翠娥辭曲定盒詩。明燈座裏尋常見。閃電叢中半面窺。正是三河風雪夜。玉樓天半最相思。

吾與紅葉同聽翠仙鼓曲時。尙未與翠仙把晤。惟付之詩歌傾倒耳。紅葉贈詩。除七古長篇外。尙有五律一詩。曰。勝事汝能說。驅車日再過。餘情耽絲竹。密意託悲歌。曲曲傳心事。明明感逝波。天涯同潦倒。起舞醉婆娑。又集龔二絕。曰。略似驂鸞縹緲身。難憑肉眼測天人。我從宅壁低徊聽。歌泣無端字

字眞。

珮聲耳畔尙泠泠。吟罷江山氣不靈。欲寄無因今補贈。風鬟露鬢覺

伶俜。

又一日。紅葉與小隱途中忽覲翠仙。喜極欲狂。手舞足蹈。幾忘其在

車上。急成二十八字以記。題曰。陌上遇赤帝子。詩曰。陌上相逢青憶車。聖顏

似念病相如。擷椒采若詩人興。急奏微臣封禪書。

紅葉又有一長評。題曰。『我也來談談大鼓。』亦爲翠仙作文曰。欲批評某

種事物。必先於某種事物有一番經驗。欲批評某種學術。亦必於某種學術

有一番研討。隔靴搔癢。滿担撈爪。覺得東也不對。西也不是。天下當務多矣。

廢力不討好。掙得滿身是汗。強充做好漢子。苦爲誰來。附於質疑問難之

列耶。所疑難者云何。將作歌功頌德之文乎。其功德果安在。張家帽子李家

戴。剛走前門。忽撞後戶。潘太公語迎兒曰。你不說我到明白些。越說却越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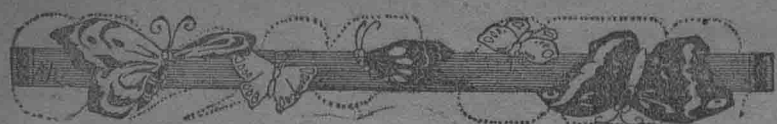
塗了。故吾雅喜觀劇。而迄不敢作劇評。吾甚敬愛韓生。亦始終不敢輕易記

韓一字。日來應求幸福齋主人召。又屢過香廠高樓。聽劉翠仙唱鼓兒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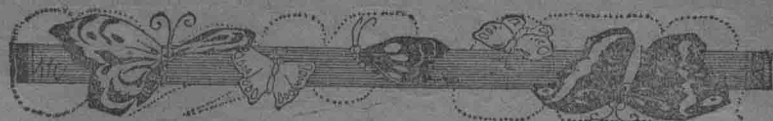
耳有所受。心有所觸。以二十年不作劇評之紅葉。亦居然懷鉛握管來亂談一頓。豈不大奇。求幸福齋主人聽鼓詞已有二年。朝斯夕斯。魂思夢想。亦幾有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慨。原委美醜。豈不瞭然。然却扭扭捏捏。開口即說。此是下里巴人。不能上方雅樂。欲抑故揚。將進復却。或者做了將軍。髀肉復生。既思勝人。彎弓盤馬。却不意偏偏撞着個紅葉。獸頭獸腦。爽快乾脆。先駁回他一個不是。紅葉以爲文字之生。端由言語聲歌之盛。先本謳謠。擊壤鼓盆。太始之原音。後許前于天然之聲調。大鼓一字一音。一音一拍。或長或短。不受束拘。忽疾忽徐。悉合唇吻。此與各地之山歌。南方之灘簧。同爲中夏遺音。真正國貨。自隋唐雜用龜茲樂以來。正聲登寢廢久矣。弋腸腔水磨調。雖諧簫管。不故轉側。然尙有牽合之處。非盡天籟也。大鼓則一出自然。既無淫聲過聲。凶風慢聲。淫聲若鄭衛。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慢聲隋慢不恭。說本周禮注。又不若新樂之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

（用子夏語）

世有知音君子將欲上合古處去奇響以歸中和則大鼓固極有研究之價值在。求幸福齋主人不當獨享此秘懷寶而迷邦也。且大鼓詞句之率直描寫之淋漓有可直逼北曲者。如遊武廟結尾之封二將貶二將怒罵張良氣走了劉基悔也悔不及神龍戲海捉摸不定其對於結句猶復精心構撰大氣包舉曲終奏雅餘味彌甘如馬鞍山之到後來伯牙先生摔碎了瑤琴就是那麼謝知音既用點醒題目又且遙託感慨寫景妙句清新雋永如長板坡之殘星未散月影鮮明即置諸六朝人集中亦可差亂楮葉原其致此之由即原純任自然不受限制既非如南北曲之分宮定律斤斤平側又不若西皮二黃之呆用三四字堆砌一成不化紅葉嘗私謂自雜劇傳奇出而光明之文學界生一異彩自有鼓詞之一種體裁出亦可使今後之文學界生一異彩歐西近頃盛倡所謂寫實主義矣盛倡所謂自然主義矣此二者鼓詞固概能兼之稔况不韻而韻分轍同於古韵部居耶夫



琴瑟燁一。不可以爲聽。賓白相生。情文乃益茂。第遍覽曲詞。有苦其失者。曲白相間之時太多。則有偏枯之感。生曲白相同之文太多。則有重複之病。出鼓詞中。白詞錯雜斷續。悉鐫上缺。又其特殊之美也。鼓詞之美。旣如吾上文所述。學唱此者。其難更有兩端。一則唱鼓詞難於唱戲。演戲者一戲僅飾一人。其聲調亦只摹此一人。行腔使氣。始終不亂。唱鼓詞則不然。於同一詞文中。往往摹擬兩人以上之聲調。或生或旦。生須與旦殊。一答一問。答須與問異。唱戲者喜怒哀樂。尙可以形助聲之不足。唱鼓詞者則惟以種種聲調。顯示其喜怒哀樂。神而化之。精而明之。可以興。可以羣。見其難正見其所以爲良也。二則唱鼓詞難於唱灘簧。灘簧支蔓陸離。有停頓時間。可以節氣。鼓詞始終貫串。一氣到底。灘簧委靡宛曼。不能節奏分明。鼓詞起如出岫之雲。急如迸盤之珠。正在喧闐。忽然閒逸。妙語如環。倏焉收束。非養氣有素。必斡旋無策。見其難正所以見其長也。抑凡人之對於一藝。當處處存一我。



字。昔賢之評臨池。曾云。須人使筆。無筆使人。而宣聖之論學也。亦曰。古之學者。爲己。蓋大千世界。心理各不同。有意投合。衆好必先抹殺。本身己且不愜胸懷。尙何論於衆庶。持此義以繩百工。吾殊欲爲翠仙下拜。翠仙掌大鼓者也。翠仙一尋常碧玉小家女也。驪龍探珠。先得此竅。其平居學習孜孜如何。吾固不得知。吾惟見其登臺奏藝。即海闊天空。漫不經意。一舉一動。悉去矯揉。自審曲文。自作姿態。自體情況。自叙悲歡。羣生爲之顛倒。天地爲之開闔。在此引吭高歌。期間俱置。諸不聞不問之列。翠仙固業大鼓者也。夫如是則其於大鼓。安得不享盛名。翠仙固一尋常碧玉小家女也。夫如是安得不令紅葉低頭。且翠仙尤解所謂敢之定義云何。即所謂能知卽能行也。智及而仁不能守。則有目睫之譏。坐思而起不能行。則有鼠肝之誚。辭之不達。言之不足。何貴乎辭。何貴乎言。託於黃老者曰。明哲保身。安於懦怯者曰。所貴含蓄。然則世間遂永不可有充分之二字耶。翠仙遂毅然赫然現其華。



鬘色相於新世界。發其莊嚴妙音於新世界。如睡獅醒來。如佛燈普照。一聲雄吼。羣嶽震聳。光明大放。天人歡喜。意隨筆到。筆筆勁秀。境隨情遷。心性坦率。直令聽者傾坐。觀者變容。志得意滿。手舞足蹈。人人各如其所望。以去神乎技矣。蔑以加矣。而況多情善感之求幸福齋主人。更焉得不伏伏貼貼。如受催眠者之失其觀聽也。曲終人渺。江上峯青。翠仙行矣。謹附臨別贈言之列。伏願爲道珍重。

※ ※ ※ ※ ※ ※ ※ ※

戊申之冬。翠仙將赴上海。應大世界之聘。吾亟亟謀與翠仙見。始宴之于又新報社。不數日。又餞之于桃李園。于是翠仙南行矣。自有翠仙。而鼓詞遂大重于世。後來諸姬。但能曼歌數曲。便可月獲包銀一二百元不等。然求如翠仙之藝。與其孤介振奇者。乃卒無一人。紅葉愛屋及烏。後極稱揚王素蘭。小隱隨波逐流。亦盛讚鄧銀桂。以吾觀之。皆弗如翠仙也。嗟夫。隨陸無武。絳灌